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

宋 衛湜 撰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

鄭氏曰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弟子學於師學為君也擇師不可不慎師善則善也四代虞夏殷

周

孔氏曰此一節明為師法君子謂師也教人至可以為君長之事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為美反此則為惡博喻廣曉也知此四事為主觸類長之乃廣有曉解能廣解乃可為人作師為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為一官之長治官有功則能為君也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可學為君之德故宜慎擇其師也三王謂夏殷

周四代則加虞雖皆聖人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橫渠張氏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荅異以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唯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

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學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古者雖匹夫若學則必先學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則以道言之也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學者斆也所以為教者莫非王道也王道則非君道而何施於為政其所以輔佐於其君者亦孰非君道

長樂陳氏曰學有精麤則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而達才

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而成德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君子知至學之難易以至能博喻所謂克明也能博喻然後能為師所謂克類也能為師然後能為長所謂克長也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所謂克君也古之為學必自有虞氏始而擇師亦如之是法始乎伏犧成乎克備於有虞氏而夏殷周特因之而已故先三王而四代次之主三王兼用虞氏故也

延平周氏曰知其至學之難易者言其才而知其美

惡者言其性知其才知其性然後能不以一類喻之能不以一類喻之然後能為師師者有為長之道長者有為君之道

嚴陵方氏曰揚子云學者所以求為君子蓋君子者人之成名雖聖人亦不過君子而已必知其事之難易才之美惡然後能博喻於人喻之為義以理喻人而人之所以喻而曉也師之為義以道帥人而人之所以帥而從也且師有道者也長有位者也君有土

者也有其道然後可以有其位有其位然後可以有其土君雖有土非有道不足以得之曰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學宜讀曰斆斆教也雖尊而為君亦師之所教焉故擇師不可不慎也三王者禹湯文武也四代者虞夏殷周也指其人則曰王指其世則曰代先言王而後言代者有其人乃有其世故也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好學如此誰獨無師乎若舜之於務成昭禹之於西王國湯

之於伊尹文王之於㢘丈人武王之於太公望則三王四代之師固可見矣

李氏曰知至學之難易者循理以造道者也知其美惡者窮理以得道者也故曰然後能博喻能博喻則可以反說約而衆之所依附故曰然後能為長長者有長人之道者也能為長則可以出令正衆故曰然後能為君君者出令以正衆者也故易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君德也而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

仁以行之寛者居上之道仁者長人之道居上長人之道必自乎學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至於學也順理則易逆理則難習是則美習非則惡知其理之順逆習之是非然後能廣博開喻學者而可以為人師也能為師然後可以為人君則君之為道可知矣彼其以刑法制民而不本之教化者其君去道逺矣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若武王者可謂知君道矣禹湯文武其師

善矣若四代之君或善或否皆繫其師之如何此墓門之詩所由作也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長即此所謂長師即此所謂師牧亦即此所謂君也雍也可使南面蓋學之力歟若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進於是矣彼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束帶

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尚未足以語此唯其師言顧其師如何耳

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但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耳擇師不可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永嘉戴氏曰君師長三者雖不同皆以教化其民然不明乎義理不察乎人心雖欲施實徳於民不可得也是故君子先知其理之難易而又知其人之美惡

然後能旁取曲譬以開導人心然後可以為師矣出而長民上而為君復以斯理教民為善夫豈有二道哉大抵君子為學貴於有用也有民人有社稷則有君國子民之道焉是以仲弓可使南面而子路冉有自謂治國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惡可不謹擇其人哉三王四代皆以擇師為重況其下者乎

金華應氏曰洞達人情事理然後可以教人能教人則亦可以服人而為長能服人則亦可以治人而為

君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尸主也為祭主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
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
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
孔氏曰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
此文義在於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不當
其時則臣之案鈎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
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天子諸侯同之此據

尊師與尸相似故特言之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

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也鄭註武王踐

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文有小異存乎意言

意恒念之丹書赤雀所銜丹書也

濂溪周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

天下化矣

横渠張氏曰王人將王命乃在諸侯之上非尊是人

蓋尊命也匹夫傳道雖天子無北面亦非尊是人蓋

尊道也王者事天如事君故為師弗臣不必師傅之官但問所不知皆師之道便不以臣禮處之

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弗臣此篇有曰大學

之道有曰大學之教有曰大學之法有曰大學之禮何也蓋道以言其位教以言其術法以言其治禮以言其文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為人君尊師言非學者事也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大抵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固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是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也皆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君之

尊天也而君之於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地也而臣之於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於君臣之際亦淵乎其有意矣尊君卑臣其殆始於後世乎上下曠闊而交泰之情疏堂陛尊嚴而臣鄰之意薄先王之時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而況於尊師乎

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耳非心悦誠服致敬盡禮如七十

子之於孔子不可也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也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人之嚴師也師嚴道尊然後斯民皆將興起於學是故古之人君必自其師以致其誠敬也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以極言之也

盱江李氏曰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為民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於上而學者自

擇焉識不至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跖朝華而暮戎何足怪哉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鄭氏曰從隨也庸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道也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荅不善荅之事善學謂聰明易入者師體逸豫而已之所解又倍於他人故恒言師特加功於己不善學者

已既闇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又反怨師獨不盡意於我也

延平周氏曰善學者不自以為功不善學者不自以為過

嚴陵方氏曰顔淵聞一以知十子貢告往而知來所謂師逸而功倍也顔淵曰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乎若在其後子貢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所謂又從而庸之也以其有功於我我故庸

之有德於我我故德之也

馬氏曰博學而篤志所謂善學也善學者務其本務本則道立故其為教也長善而已不必救其失故師逸而功倍

廬陵胡氏曰庸謂用師之道見於日用也怨若陳子禽毁仲尼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為學者言也不善教而非學者則教者固失矣不善學而咎其師亦非教者罪也夫

子曰予欲無言論語亦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蓋聖人欲以無言教學者不得已形於言亦曰詩書執禮而已師何其逸也七十子之徒中心悅而誠服其有功於學者若此古人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是也莊周之學未必出於子夏李斯之罪豈盡出於荀卿令謂莊周者推原所自歸過子夏罪李斯者以荀卿為誅首然則取友必端為師者其難哉

慶源輔氏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鄭氏曰善問謂先易後難以漸入也從容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為松

孔氏曰問謂論難也攻治也善問者如匠善攻堅木先斫治其易處然後及於節目問者順理荅者分明及其經久師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若不善問之人與能問者意反也善能荅問難者如鐘之應撞亦隨

彼所問事之大小而荅之

横渠張氏曰問學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論議葢道若大路如不因端則指何者為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判者如此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者如撞鐘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荅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荅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待其来問至當皆實見處故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

然後盡其聲
嚴陵方氏曰節則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為堅多節是矣目則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斵目必荼是矣皆其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欲其因徼以入乎妙由淺以極其深故也從非牽也容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為之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故也善問者則足以進己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

皆進學之道

延平周氏曰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説所謂相説以解也

山陰陸氏曰説息也言師弟子相與委蛇于言意之表從讀如從容之從昔子路初見孔子以為不若巳居二年以為與巳等居三年然後知不如若此可謂

從容矣老子所謂為學日益是歟

廬陵胡氏曰鍾隨叩而應能待問者亦隨問而荅從容謂再三叩也聞傳云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偯聲餘從容也盡其聲謂無隱也如以莛撞鍾而應之以大

葢不善荅問者

新安朱氏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

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説而解之之效終亦無益於事也相説而解説只當如字而解音解蓋義理相説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又曰從容註説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将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永嘉戴氏曰古人論學必繼以問故曰學問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蓋學者以問為功疑思問問思難故問者進徳之階也

然非學者善問教者善荅則雖問無益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去其枝葉尋其脉理難易節目皆有次第而不求欲速之功善待問者如撞鐘公而無我虛而善應洪纖高下隨叩而荅從容而後盡其聲如此則進學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木者猶然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脫而解矣故曰相說以解音悅恐非說則以學者言矣以後譬觀之不然撞鐘者以莛撞之則其聲小

以楹撞之則其聲大聲之大小雖不同然必待問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焉若亟撞之則未有能盡其聲者也夫子之荅門弟子固未嘗同也然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言必發於請問其目之後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説必待其問於斯二者何先然後語之也問者荅者皆得其理然後學者有可進之道也一或不善則失是矣然則學者之無功又非特不善學者之罪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也聽語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為記問之學記問謂逆記他人雜問為人解說無益學者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依問為說也受業者才力不能見問待憤悱之

問師然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别更語之也

河南程氏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嚴陵方氏曰記者得諸言而非得諸心問者資諸人而非資諸已是特學者之事若夫教者則得之於心而寓之於言取之於已而傳之於人者也聽語者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也彼無問則我無言矣易曰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聽語之謂乎教人之道固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至於力所不能問者教者將舍之乎亦曰語之而不知然後舍之而已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

山陰陸氏曰聽之而覺語之而知非記問之學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非不欲問也力不能問耳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

李氏曰記問者記而得問之謂也夫人之才性有明暗之殊而其學有淺深之異或學博矣而約有所不能知體矣而用有所不備可告之詳者不待三隅而反可告之略者不叩其兩端而竭滯學而不知本則語之以貫於心務本而不知學則語之以求於學此所謂聽語也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故才有不足而志至焉者斯可告矣故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

之於鄙夫近是焉至於才不足而志不至則不可告也故曰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孔子之於孺悲近是矣此君子之所謂不屑教者也力不能問而後語之所以不失人語之而不知則舍之所以不失言也夫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

永嘉戴氏曰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遇若記問之學足以為人師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何以師為

是故闔闢造化之功全在教語唯諾之間其力能問者因問以致啓發之功其不能問者告語以開其欲問之意力不能問而語語之而彼不知則教者無所施其力矣雖舍之可也舍之以須其後猶為不棄也世人皆知誦説之為學而不知遊息之為學皆知荅問之為教而不知不屑之為教此教學之所以難也
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如前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記問之學據已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

人之所疑以啓之孟子所謂知言是矣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非心與道一而尺度權衡之在我者不足以與此也知言則其義精矣彼有質朴而訥於言雖有所欲問而力不能發者必有以知其情不待其問而語之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如此而語之未有不知者也故曾子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若夫雖欲語之而彼無以受之則止而不以告非謂其既語而彼亦不

知乃已也舍如字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鄭氏曰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為裘必學為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為楊柳之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

之良善也治謂鑄治也裘謂衣裘也積世善治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鍜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全好故能學為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為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始駕馬明新習者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馬子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使駒曰

曰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則不復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道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矣

橫渠張氏曰良治之子不見異物而遷裘當為毬沙土之範模

長樂陳氏曰裘非一腋之所能成理非一物之所能備故為裘所以譬明理也箕待揉然後成性待脩然

後善故為箕所以譬脩性也馬覲於車然後可以駕
行識於所往而後能行故駕馬所以譬其善行也蓋
明理而後能脩性能脩性然後能見於行君子察於
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延平周氏曰為裘則所資者不一所資者不一故象
其道問學為箕則所因者自然所因者自然故象其
尊德性車在馬前有觀而化之之意君子察此三者
則可以有志於學矣

李氏曰合皮以為裘合金以為器其合則同而裘有異於治析柳以為箕析木以為弓其析則同而弓有異於箕學者自麤而入精故學治者先為裘學弓者先為箕始駕馬者未嘗馭者也故車在馬前趨有近於馭故始駕馬者先觀趨此為學之次也至於鍾鼎之齊不可以為斤斧大刃之齊不可以為鑒燧以之為器則新而無窮敝而無惡以之為刃則倨而可入句而可決長外而堅短內而疾以之為鍾則薄厚之

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皆有説以之為量則可以權可以準可以觵莫不有法以之為甲則其裏易其朕直槖之而約舉之而豐衣之而無齘此治之良也治至於良則非為裘者之所能知也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其液厚其節帑方其峻高其柎長其畏薄其敝其和至於無瀞其應至於無已此弓之良也弓至於良則非為箕者之所能至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進退履繩尺而周旋中規矩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此御之良也馭至於良則非趨者之所能任也雖然學治必始於裘學弓必始於箕學馭必始於趨蓋其學有漸次耳故曰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永嘉戴氏曰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三子言性止曰性而已獨夫子性習兼言之此其所以善論

性也夫人性不甚相遠善惡之分全繫乎習習與性成久而自然人知其為性不知其為習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人情皆然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物理亦然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耳目見聞轉移心志而不自知是故學者貴乎習也觀聽以習其外涵泳以習其内德之不進未之有也故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為兊此時習之所以說也

慶源輔氏曰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至於馬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茍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能也此見人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弓治之賤必學為箕裘之業馬之子異於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於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於學矣蓋學乃君子當為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

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鄭氏曰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為之也醜猶比也醜或為計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孔氏曰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上明學者仍見舊事又須以時事相比方也物事也古之學者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以下四事皆比物醜類也鼓草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言鼓之為聲不宮不商故言無當於五

聲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五聲與鼓俱是聲類即是比類也水謂清水也五色青赤黄白黑也章明也清水無色而五色畫繢者不得水則不明五色是其水之出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學先王之道非主於一官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化民成俗必由學能為師然後能為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人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

情不相和親也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爲類

橫渠張氏曰比物醜類須學者至明乃能之五官弗得不治施於天官而天官治施於地官而地官治不主於一官

長樂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也醜之爲言衆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夫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夫聲中於宮觸於角驗於徵章於商宇於羽其聲濁者尊其聲清者卑

非得鼔為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奏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震白於兊赤於離黒於坎黄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為之主而潤色之則五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五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是之謂天君葢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為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為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肆乎善矣

使心非是無欲慮斯凝於神矣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稱情爲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則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教也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

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得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記之論學多譬喻以明之言玉不琢不成器取其有質者言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取其有理者言之嘉餚取其有味者言之鐘鼓取其有聲者言之川與水取其有本者言之官與服取其在身者言之蛾子與馬取其動物言之弓治與車取其成器言之蓋君子知至

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永嘉戴氏曰比物醜類本不足以為學然察於萬物而見義理之當然則心通意曉有所信而必為此教者所以貴於博喻也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為而實相用者如鼓之於五聲水之於五色是也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於五服然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學者茍知五聲非得

鼓則聲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於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於師邪

嚴陵方氏曰五聲之清濁固所以相和也然非鼓以作之則弗得其和而乖矣五色之淺深固所以成章也然非水以潤之則弗得其章而隱矣五官之異用固所以相治也然非學以明之則弗得其治而亂矣五服之異等固所以相親也然非師以教之則弗得其親而疏矣以鼓况學以水况師五聲以之况五官

五色以之況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

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氏曰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有志

於本謂本立而道生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也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於一勺卒成不測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為衆事之本記者引君子之言也大德謂聖人之德官謂分職在位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器各施其用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大信謂聖人之信約謂期要

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是大信也不為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春夏華卉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薺麥自生故云不齊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為本也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後祭海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為海本源為委本總之則皆曰川也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

亦通矣先祭本是務重其本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為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為聖本也　庾氏曰不官為羣官之本不器為羣器之本不約為羣約之本不齊為羣齊之本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學為本也

長樂陳氏曰大德無事於事故不官大道妙於無體故不器大信無必而唯義所在故不約大時無固而唯變是適故不齊由德以至道則入神而無為由信以至時則致用而無不為此四者先後之序也不官

不器者道德之本而入於器主於事者皆道德之末不約不齊者時信之本而言必信行必果者皆時信之末猶之河與源者海與委之本海與委者河與源之末末雖君子之所不忘而本則君子之所志是故末之所不忘則存乎學本之所志則存乎道學則日益道則日損夫推本之事至於此則君子之道成矣嚴陵方氏曰大德不官不拘於所守也大道不器不拘於所用也大信不約不拘於所期也大時不齊不

拘於所遇也德之大者無入而不自得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矣道之大者無往而不通若孔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是矣信之大者則無可無不可若孔子不言而信是矣時之大者則唯理之適若孔子聖之時是矣唯其不官故無所不官唯其不器故無所不器唯其不約故無所不約唯其不齊故無所不齊此其所以謂之大而為之本河也海也源也委也名雖不同合而言之皆集衆流而已故總以

為祭川焉孟子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此以祭川況務本固所宜矣

山陰陸氏曰大徳大道大信大時凡所道之事也於學之終篇言此者將以道學也老子曰絶學無憂夫守古人之糟粕而不能遠離者猶蟲纏詩書不能自化安能化民不能自成安能成俗有見於學又有見於本可謂君子矣作記者以是終焉以此彼不知因心會道而溺於末流之弊者學之失也源所出者河

是已委所歸者海是已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蓋君子之扵學無以貫之則無源無以聚之則無委無源非也無委亦非也故曰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又曰寡聞無約也寡見無卓也然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則先後緩急可知故曰形度數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新安朱氏曰註說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

之事若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䟽有二說此說是也

慶源輔氏曰學固不可無漸教固不可無等然亦不可不使之知其本也故舉此四者使之察之而有所志焉可以者勉辭也此與中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意祭川亦比物之意由是觀之則學者固不可不知所謂本也

四明沈氏曰學記之末聖人始以此四者示學者大意欲學者離言語舍形迹而求大本也大則不可以一端名一曲取造形而悟絶物離迹而立於獨矣此正是學者事

吳興沈氏曰海者源也河者委也昔有人問何以謂海為源應之曰海者水之所會也其河之所流者皆其泉脉也譬之人之一身元氣則其海也其經絡則其河也元氣不充實則經絡不運行矣謂經絡為源

則非也謂元氣為委則非也鄭氏謂源者泉所出委者流所聚蓋不知吾之說也然則所謂先河而後海者以河之近故先祭之海之遠故後祭之非固後之也亦務其本者當如是也

永嘉戴氏曰官如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之官器如形而下者謂之器之器不約如上古結繩之信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皆深造本原不累形迹君子察此豈得不用志於本源之學自斆學而至於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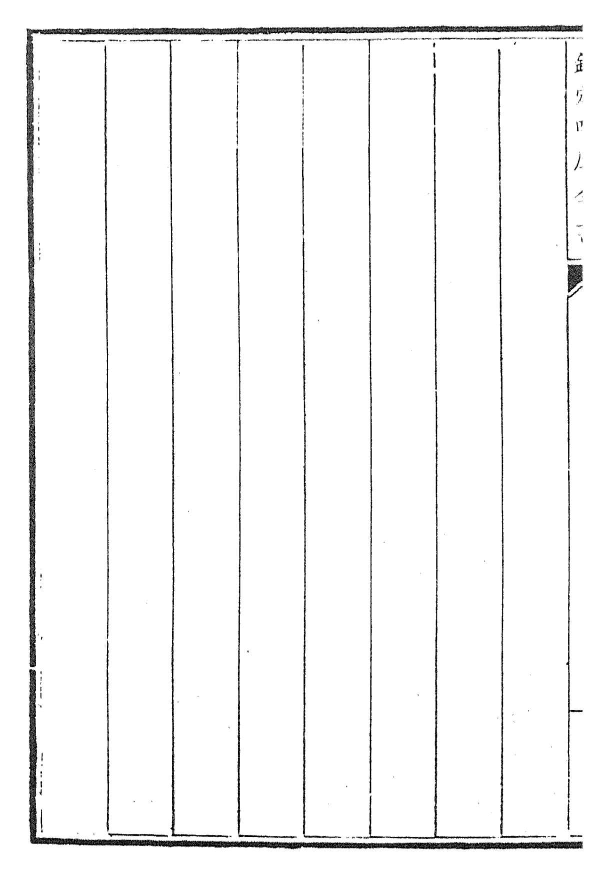
覺自文章而至於不可得聞前日所謂善學善問至此皆不足道矣　又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為教則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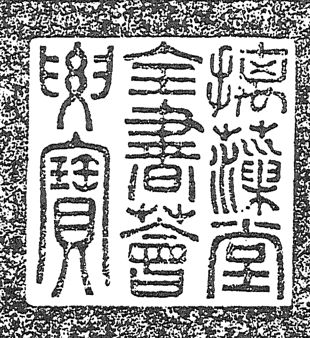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九十

謹案卷八十九第一頁前三行退息必有居下監本有學字此書以學字為句冠在下節之首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則不患其陋而未達刊本患訛思今改

卷九十第二十七頁後二行而一於得之以為用刊本得訛無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㦤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十九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宋 衛湜 撰

樂記第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年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周衰禮壞其

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

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竇公是也案别録
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
在劉向前矣至向作别録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
與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鄭氏曰宫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孔氏曰自此至王道偹矣一節論樂本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

之然也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於福慶則形見於歡樂之聲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鄭註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聲者極濁為宮極清為羽五聲以清

濁相次五聲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曰聲然則初發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為初音為中樂為末也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引易文言證同聲相應之義引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文證同聲不得為樂也云方猶文章者凡畫青黄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似之也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無兵舞先鄭註干舞者兵舞但經云干戚用戚則是
大武大武兵舞故註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
也引詩邶風者證羽舞是翟舞也
張氏曰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
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物有外境
外有善惡來觸於心則應觸而動故云物使之然比
音言五音雖雜猶未足為樂復須次比器之音及文
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為樂武陰文

陽故所執有輕重之異唐張守節篇内同

延平周氏曰音之所以起者以心心之所以動者以物無心則無物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静虚一而静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静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由心以感物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宫宫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宫而徵應而以異

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而生聲聲動而生音語樂則末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

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孜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　又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

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音雖聞於外其原生於人心而已揚子所謂言心聲是矣音之所由生者陽作之也故以起言之音雖一也起於心者則不一故以凡言之人心之靜性自然也及其動也物使然耳莊子所謂有物採之而出是矣為物所使而動則心與物感故也故

曰感於物而動心靜則藏於默心動則發於言故形於聲藏於隱而作於顯者聲也故以形言之有聲矣或唱或和則相應無常也宫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音既雜比則節奏而可聽人斯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故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樂也以人樂之故謂之樂先干戚而後羽旄者舞之序也與書言乃武乃文明堂位先言舞大武而後言

舞大夏者亦此之意此變成方則言歌之音後聲成

文則言詩之音

延平黃氏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

人心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

其猶柷敔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聲者

心以應物者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

五聲相應而變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

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

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心動於中然後發於口而形於聲故凡同聲者皆相應也變而使之雜則清濁相錯高下相足而成其文故曰變成方謂之音東西曰經南北曰緯有經有緯文之象也比音而樂之聲也干戚羽旄容也有聲有容樂之所以成也

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雖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

得謂之樂故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慶源輔氏曰樂非外事也我固有之故首篇數言音之起於人心以曉人聲相應則自然高下之不同故云生變聖人因其變而品節之以五音使高下清濁雜然而可聽故云變成方謂之音樂始於聲成於舞故於首發之

闕

氏曰聲感物而生者也變何自而生哉聲之感者主於一而聲之應者從以五則清濁之不齊高

下之不類變由是而生矣宮之應者徵也而不止於徵商之應者羽也而不止於羽宮倡而徵商羽角迭應以變商倡而羽角宮徵迭應以變以其應之隨聲者推之則其變有不勝窮者矣此聲相應故生變也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為金石為革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為絲竹為匏土自其方之不同則一一回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聲不因乎應則不能以自變變不成乎方則不足以為音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寛綽貎發猶揚也粗麄也

孔氏曰此經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

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比音而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下六事之不同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踧急而速殺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其聲必隨而寛緩也若外境會合心必喜悦喜悦在心故其聲必隨而發揚放散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悦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别也若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

聲粗以猛厲也若外境見所尊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廉廉隅也若愛情在心則聲和柔和調也柔軟也人生而靜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觸此六事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庾氏曰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後為聲故鄭註云人聲在所見也

張氏曰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聖人在上制正禮

以防之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
横渠張氏曰古樂不可見蓋為後人求之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但以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而得之樂之意盡於是詩止言志歌但永其言而已永轉其聲令人可聽耳今學者亦以轉聲不變字為善歌既長言之要入於律則知音者察之知此聲入得何律錯綜以成文矣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也後之樂反以求哀為工故晉平公曰

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感人不善之心歌也者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其聲之上下有此聲則有此心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所求乎知變樂之道盡於此樂所以養人中和之性以其無嘽緩噍殺之聲太噍殺則聽之使人悲哀太嘽緩則聽之使人怠惰惟雅樂則聲音中正故可以養人和平此鄭衛之聲古人所以切禁蓋移人者莫甚焉苟未成性皆能移之不然夫子何以之

戒顏回也鄭衛之聲使人忘倦樂聽魏文侯當時賢君也尚曰聽古樂則欲臥聽鄭衛之聲則忘倦蓋鄭衛之音悲哀則令人意思留連光景其音正與心合故樂聽也靡靡者亦類此聲故古人以御瞽幾聲之上下使之不至於噍殺不至於嘽緩惟是中正既作此聲又語之以義不聞其音即聞其意未嘗須臾不在理義此所以雅樂之能養仁義今日意思正惟日日講及義理則心乃常存也其始則心要合音終久

復要音養人心也大槩外物未必能動人動人惟聲為切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後動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則性也君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為和則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

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毗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毗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内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内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

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寛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能慎其所以感之窮人心之本知六者之變使姦聲不留聰明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而治道舉矣若不知慎所以感

之則彼必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尤難哉 樂書

嚴陵方氏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悦則愛此六者之别也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紆而

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疏而不精厲則危而不安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悦故形於聲者如此静者天之性動者人之情無所感則静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物而後動故曰非性也

延平黄氏曰樂生於夷曠故其聲嘽以緩喜生於愜

適故其聲發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
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
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者也性
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静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
合矣無六者之别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
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為之謹焉聲之所出
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得喪同
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

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有四其所以同民心而出
治道其實一也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感民者茍為不慎雖有韶濩使
夔為之不能諧也
慶源輔氏曰噍殺急促而微細急促故微細也外境
可哀故心之哀應之是我心本無哀也因彼之哀而
哀之耳故曰哀心感下準此人心憂愁則揫斂喜樂
則舒散然喜是樂之初樂是喜之終始則發散終則

舒緩自然之勢也厲謂慎厲廉近乎方故曰敬義體
用也愛心如母之於子是也先王知此則知樂之本
矣慎謂一嚬一笑不敢妄形一話一言不敢妄發
延平周氏曰哀樂喜怒敬愛皆天性也感而形於聲
亦天性然也以是六者謂非性誤矣
闕
氏曰靜者天之性具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
動者人之情形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氏曰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其所謂至也

孔氏曰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也禮樂刑政是防慎所感之具政法律也正禮教道其志正樂諧和其聲法律齊一其行刑辟防其凶姦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人心所觸六事不同聖人用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　賀氏曰雖有禮樂刑

政之殊及其撿情歸正至理一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慎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内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慎所以感之之術也

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偽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亂之事慎所以感之之效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治道蓋相為終始故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之則不能無壅故於志言道情有所發則不能無乖故於聲言和成德者欲確乎不可拔故於行言一在外者宜正其所自故於姦言防

離言之則先政而後刑先後之序也合言之則先刑而後政終始之序也民心由四者而同治道由四者而出

馬氏曰道有達而治之之意也蓋禮所以節於内有以節於内則在下者無覬覦之心矣易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樂所以和其心能和其心然後能和其聲不言和其心者聲和則心和可知矣蓋有禮以道其志則必有樂以和其聲此内外之辨也政者所

以約之於外而行亦自外作故政以一其行有禮以道其志有樂以和其聲有政以一其行而竒衺不能無也故又為刑以防其姦蓋刑者所以待其有不帥也故禮樂刑政其體雖不同而其極則一也所謂其極一者皆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言治道因之以出

山陰陸氏曰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政事故貎褊曹奢其風雖不同而雅則常一也春秋傳曰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禮樂刑政所以同之此四者蓋出於民而還以治民

廬陵胡氏曰極中也禮樂刑政合乎民心是謂中

慶源輔氏曰制於外所以順行於内養其心所以和易其聲禮樂交相養也政者正也一於正而已不正則有刑以俟之民心本同隨所感而異而禮樂刑政所以反其同也為治之道無越於此

盱江李氏曰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為九歌八風七音六
律以奉五聲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
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樂政刑非
禮者乎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夫音由
心生心由物動苟不謹其所感使放辟邪侈日作於
外非心妄念日動於中則發之音聲其將若何故感

者在心感之者在物先王所以謹其感之者豈有他道哉制禮以道其志而使不放作樂以和其聲而使不乖政以一其行而不使之雜刑以防其姦而不使之犯禮樂刑政其用雖異然究其終窮則未始異也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四者既謹則民心同入於善而治道由是而出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養其本者如是則心之發於聲有不得其所者哉

延平黄氏説見前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鄭氏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

孔氏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為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也人君政教善惡感動於心故

形於聲上文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是也聲成文謂之音則上文變成方謂之音是也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此云音不云樂者樂以音為本變動由於音又下文言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不云樂也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静而歡樂由君政和美而人心安樂故也亂世樂音怨恨而恚怒由君政乖僻而人心怨怒故也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由其人困苦哀思故也治世亂世云世亡國不云世

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治世亂世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

張氏曰人心即君上心也樂音善惡由君上心之所好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情君之情也中猶心也心既感物而動故形見於聲也政和則聲音安樂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黄氏曰正義解云清濁雜比為成文今詳之非其義也斯蓋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單出未能成文成

文則聲成章句之辭理義明白可以為樂文理也謂之音者取章成章句成句五聲可比八音和諧為樂之本者也故聲成文者言合理也以其頌美刺淫章句合理為成文矣儻但取清濁雜比則常言俗語鳥獸之聲咸有清濁雜比豈可謂之成文者哉

濂溪周氏曰樂者本乎政者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而動為情情以因動而形為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

無治亂自封域而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言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為名音以雜比為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

形於聲者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樂書

延平黄氏曰怒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

有得失則於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於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於聲有美刺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嚴陵方氏曰安以樂者安其居樂其業也怨以怒者其心怨其氣怒也哀以思者哀於今思於古也人安而樂由世之治世治由政之和和者相順而理之謂人怨而怒者由世之亂世亂由政之乖乖者相悖而逆之謂人哀而思者由國之亡國亡由民之困困者不能自立之謂且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

怒此聲音之道所以與政通也

馬氏曰上言變成方謂之音而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其實一也哀者哀其將亡而思者思其已存之際

慶源輔氏曰安謂不知其所以然樂則驩虞不足以盡之矣怨怒猶有所屬哀思則悵悵然矣人樂則思慮省哀則思慮多通上下只一理

闕氏曰讀凫鷖既醉之詩則安以樂可知讀君子偕老之詩則怨以怒可知讀黍離揚之水諸詩則

哀以思可知審樂知政盖知本之論歟

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五聲之殊所主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緫四方君之象也又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為君也商屬金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之貴重也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清濁中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火用五十四絲聲清故為事羽屬水

用四十八絲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音之響無敝敗矣宮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欹邪不正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民事勤勞故也羽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君賦重民貧乏故也迭互也陵越也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滅絶也無日言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崔氏曰五音之次以宫最濁自宫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決斷猶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也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别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别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宫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壞則物傾邪也角聲所以亂者

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危者聲不安也羽聲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之也偏據一亂未足以滅亡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

延平周氏曰還相為宮而不相亂則其音和相陵謂聲不依永也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

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
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
始也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
以宫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
先立黄鍾以本之黄鍾之管九寸觸類而長之數多
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
出三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
一下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宫宫聲最大

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為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

以爲民徵非宫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宫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猶是也宫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傳曰聞宫音使人温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宫亂而君驕失温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

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為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意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宮為君者周覆而以宅人者也商為臣者臣為商度者也角為民者民可制也不知所以制之則善觸人者也徵為事者事於微則有徵也羽為物者物則有實用亦可以為飾故也怗如沾懘如滯由是而成除故也滅亡無日滅則人滅之也亡則自亡而已

山陰陸氏曰荒其君驕之兆也陂其官壞之證也怨是以憂勤是以哀危兆於匱亦危所以匱也凡樂唯宮爲大故宮亂則荒若商亂角亂則壞則憂而已

延平黃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慶源輔氏曰大而不治曰荒荒不治也陂不正也變

臣言官者主有職者言之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憂

與哀噍殺之意也危則欲絶矣嵇康之制慢商者其是之謂乎商慢則臣陵乎君矣

講義曰人君知音之理實與政通則不敢驕傲怠忽而臣民事物之理亦從而得矣蓋治生於敬而失於慢方慢之初疑若未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收拾古之人君所以務敬不使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言迭相陵謂之慢其有旨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鄭氏曰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消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

孔氏曰此經論亂世滅亡之樂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音促速煩志並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同前之慢也鄭註昔殷紂以下皆史記

樂書之文君政荒散民自流亡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

橫渠張氏曰鄭衛之音人聞之須起留連光景之意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生雖珍翫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之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曰放之是亦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為物所移耳茍未成性則有時能為所移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壤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氣薄不費耕耨

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頽靡其人情既如此則其聲音所感亦同故聞其樂亦使人如此又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

長樂陳氏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如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不反樂

書

山陰陸氏曰桑間即詩桑中是也其序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令曰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其濮上之音歟

孔子曰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此言有守者不至於是矣

慶源輔氏曰五音應五事陵慢則滅亡無日矣故鄭衛之音幾於慢而未至於慢也夫至於形於聲音者如此則反之豈易事哉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曰政散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政散民流亂國之事也疑當在亂國之音下國亡矣何有政散民流誣上行私之足言哉呂氏詩記辨之詳矣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序詩者引是以為說豈亦誤歟

延平黄氏曰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

子為能知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孔氏曰自此至正也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以禮樂教人之意音從聲生聲從心起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

者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唯君子能知極樂之理

横渠張氏曰樂通倫理者合八音行八風如此得其和也不通倫理安能如此樂欲通天下之和必先盡萬物之理須是無不和故通倫類也論倫無患樂之情與萬類皆無患方是樂之情和八音行八風猶是其間事之小者自天地鬼神萬物之類無不盡其理所以作之而神人和鳥獸感通倫類是也

延平周氏曰大而天地細而秋毫莫不有倫理也唯樂為能宣之樂者豈特聲音而已故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則異於衆庶衆庶知音而不知樂則異於君子雖然君子之知樂亦未嘗不始於聲音

長樂陳氏曰樂為音之藴音為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

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為樂論倫無患以為情近而親踈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載道而與之俱徃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心感於内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

比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君子仁足以盡性術知足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樂書

延平黃氏曰倫理之於人同有於性同生於心然而無樂為之和同則至於乖絕無樂為之感通則至於湮塞君臣上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絕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乎湮塞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實

故不知樂

嚴陵方氏曰倫言人倫理言物理若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謂通人倫也若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所謂通物理也君子則通於道者也故唯君子爲能知樂焉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

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清江劉氏曰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飾情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易俗也

慶源輔氏曰樂者通倫理者也蓋有序而後和和則其序不紊矣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至繹如也以成君子盡人道者也衆庶則有所虧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金華邵氏曰倫倫類也理條理也曰心曰聲曰音曰樂名雖不同倫理未嘗不相通為一故心與聲通聲與音通音與樂通極其終則樂又未嘗不與理通禽獸知單出之聲而不知成文之音衆庶知成文之音而不知比音之樂此皆不通倫理者也唯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

閩氏曰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

之通倫也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不通倫其能使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乎樂不通理其能使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乎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孔氏曰音由聲生樂由音生政由樂生政善樂和音聲皆善治道備矣

黄氏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此辨之樂之作非徒然而起咸取國風雅頌四詩為本先有歌詩後乃從而為樂故古之審樂辨於詩者多矣若全舍詩言而辨五聲八音者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聞師曠吹律云南風不競知楚師無功及伶州鳩辨鐘聲之撫理猶未當蓋辨

音聲之能者唯知其吉凶之徵兆也若政之善惡不辨詩言而唯在聲音則夫子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及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此之時魯政日衰而惡聲不見於雅頌之樂哉以此詳之辨於聲則微而辨於詩者多矣蓋魯國樂師方失雅頌至夫子歸而正之俾聲依其永律和其聲則雅頌之樂復正矣儻聲音之旨不係於詩則奏鄭衛之樂而歌關雎之詩為亡國之音哉奏周南之

樂而歌桑中之什為治世之音哉非通論也言五聲應君臣民事物者乃御瞽察聲之上下得失之徵應耳觀註文正義之旨言樂不本四詩誠為未當故云知音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樂而知政也詳其義如今之琴也小人聞之但知琴之音而不辨其辭旨唯君子能知其音而辨其詩可知政也明矣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音樂之輿故審聲之清濁則

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矣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説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以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審音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邦國内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説遠人微足以作動物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歟凡物皆動而有聲聲變

而成音知音必自聲始知樂必自音始禮主節樂主和和勝則流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辭知樂之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自迹求之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塤篪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旄狄以舞之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酢也施之饗燕所以

官序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和禮之所節未始不行於其間曷嘗不幾於禮歟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禮為德之容樂為德之華所謂德者禮樂皆得於身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雜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麤以致精故每言審焉審聲以知音故不知

聲者不可與言音審音以知樂故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夫以天地之形言之則樂隆於禮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禮深於樂所謂知音者知其禮而已故言知樂則幾於禮也何以言之樂由陽來而陽為春夏之作長作長所以動而即事禮由陰作而陰為秋冬之斂藏斂藏所以静而入道故也王氏謂見形則知剛强之勝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强是矣雖然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非春夏之作長亦無以致秋冬之

斂藏苟不知樂亦何以幾於禮乎

馬氏曰唯君子為能知樂故由聲以至於知音由音以至於知樂由樂以至於知政而為治之道無以易此矣禮樂有相通之理禮者中也樂者和也中以和為用和以中為體故知樂則可以幾於禮幾者近而未至之辭燮之達於樂而未達於禮所謂幾於禮者也至於禮樂皆得則不特幾於禮而已凡禮樂之情文皆有以得之得者對失之辭禮樂之道非淺聞單

見之所能知故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則是天下皆失而我獨得之故曰德者得也

延平黄氏曰聲變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淫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實節文仁義之成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其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

樂為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於禮心徹而為智智徹而為德偏得樂則和而有所流偏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山陰陸氏曰得其一而已德不足言也既得之又失之不得為德也

李氏曰樂由陽來禮自陰作故禮樂者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是以方其以禮為體也必以樂為文方其以樂為體也必以禮為用故子曰不能樂

於禮素言禮必以樂為文也周官曰以樂禮教和言樂必以禮為質也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偏矣夫唯知禮故幾於樂知樂故幾於禮此自樂言之故曰知樂則幾於禮矣

慶源輔氏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順而下之自源以尋流也審樂以知政逆而上之自末以反本也審始形之聲以知他日之樂審已成之樂以知前日之政如表裏形影之不誣也則治道悉矣樂通倫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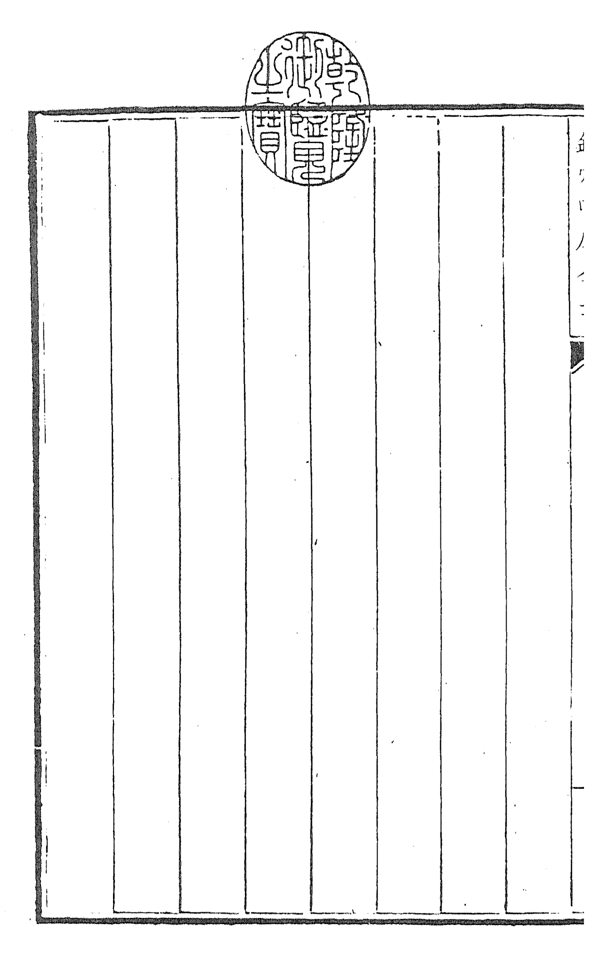
故知樂則幾於禮禮者理也然知之而已故曰幾焉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禮樂不備不可謂之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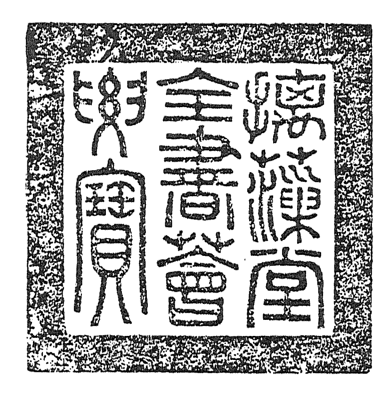
金華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為志微噍殺之音審嘽緩之聲則知其為寛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

成滌蕩之音則知淫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於為治音樂不敢缺一苟一有缺則聲與音音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苟能知樂則於禮為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為幾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謹案第十五頁後一行厲謂慎厲慎字疑誤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